



參與「為天使造像」項目的部分攝影師合影



封城下的武汉街景

自序：
如果不記下來，
我怕將來會忘記，



26 篇手記，260 多張照片，6 萬餘字，這是 60 歲的我在武漢的 66 天裏發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劉宇別有所圖」的內容。

我在每一篇文圖的後面都附了一句話：「如果不記下來，我怕將來會忘記。」這個體會來自於我在赴武漢前一直在做的事情——編輯自己的圖文書。這個工作進行得異常艱難，儘管照片會幫著你回憶，但是那些細節、味道、氣息……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發模糊，再也找不回來了。

沒有想到可以堅持下來，我本以為幾天新鮮勁過去，靈感會枯竭。但是，當你真正走進武漢，接觸了那些醫護人員、志願者和普通市民，見到了太多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如果不記下來，會憋得難受，後來發愁的只是時間不夠。

我是科比的球迷，他走了，但他的話我一直記得：你知道洛杉磯凌晨四點鐘是什麼樣子嗎？滿天星星，寥落的燈光，我的耳中只有籃球空心入網的聲音。我基本上白天拍照

片，上半夜整文件，下半夜寫文章。經常在熬了整夜，拭乾眼淚之後，可以聽到後窗外的鳥鳴，但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為 4.2 萬餘名醫護人員拍攝肖像，這無疑是世界攝影史上的創舉。在上百位攝影師的努力下，完成了當初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感覺，我們是以攝影的方式，替國家表達對他們的敬意。也許那一張肖像和別人沒有關係，也可能定格的不是他們最好看的樣子。但我想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留下的瞬間，對於他們，對於他們的家庭，可能就是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記憶。什麼是好照片？我記得一個日本攝影師說過，好照片就是翻開老照片時帶來的感動。

與此同時，我儘可能擠出時間記錄封城下的武漢人和滯留的外地人的生活。這不僅僅因為我是武漢女婿，對這座城市有感情。封城史無前例，儘管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如果沒有千萬武漢人的硬扛，中國抗疫不可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在我們感恩仁心大愛的白衣天使時，永遠也不應該忘記武漢人付出的代價和作出的貢獻。

一個攝影師應該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的照相機不是冷冰冰的金屬，它帶著人的體溫，你是什麼樣的人，你的照片和文字就是什麼樣的。當我們試著用良善的心去打量世界，世界也會變得好看一些。我並沒有給自己設定主題，當我回過頭來看，其實是說的一件事，就是大難之下的大愛。那些普通人身上閃爍出人性的光輝，無時無刻不帶給我感

動；即便涉及到陰暗和冷酷的一面，更反襯出他們的可貴。

攝影術發明以前，人類的歷史主要是用文字書寫的。攝影打開了另一扇觀看世界的窗子，它也是映射自己內心的鏡子。儘管 180 年來，攝影變得多元化，但在記錄現實生活方面，愈發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留下的無數經典作品，讓人們看到這張照片，就可以想起那件事情；想起那件事情，也會記起這張照片。

但是我也認為，靜態照片是有局限的，特別是在傳播環境和手段發生巨變的今天，更是這樣。我總覺得只有加上前後的故事，才更能還原被攝者那一刻為什麼會那樣。一圖勝千言的時代已經過去，歷史不是一張照片可以承載的，我不是為了追求所謂「大片」來武漢的。只希望把用心感受到的東西，通過一張照片、一篇文章、一段視頻，甚至是一首歌傳播給受眾，僅此而已。我記錄的是別人的故事，也是自己對生活的感悟。來武漢前，每天大量的時間花在閱讀有關疫情的帖子，但當置身武漢後，我很少看了。一是沒時間，二是只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發現。

我當然知道，任何個體性的描述都是單向性的，甚至是片面的。但是，整體不是個體的集合嗎？千萬武漢人就有千萬個故事，即便媒體人耗盡所有心力，也無法呈現出事件全貌之萬一。在面對同一個事件的時候，每個攝影師看到的一樣，呈現出來也可能完全不同。照片只是時間的碎片，但當把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現在或者以後，人們就有可能相對全面地看到武漢在 2020 年冬春發生了什麼，我能做的也



只是提供其中一塊碎片。就像數碼相機，像素越高，圖像越清晰。我從來沒打算給什麼人或事定性，這是攝影師無力完成的；只能保證記錄真人真事，表達真情實感。

互聯網傳播顯示了它強大的能量，但是即時性的特點也決定了用紙質方式留存仍然是有價值的。因為需要銘記這段歷史的，不只是今天的人們。

劉 宇



OI

「距離武漢 不足10公里」

能置身世界矚目的時
間和空間交匯的那個
點上，對我們是一種
幸運。



李舸、陳黎明、作者、柴選（從右至左）在列車上（季春紅 攝）

ZYS 213301 一等/商务座车
First Class / Business Coach

2020年2月20日21點，高鐵車廂上滾動的液晶屏上顯示：「距武漢不足10公里。」我隨手拍了一張照片發在微信朋友圈，立刻炸了。之前沒有告訴任何朋友，我知道一旦講了，所有時間都會被用來回覆大家的關切，而從得到通知到登上火車，我只有一天時間。

雖然2019年底已滿60歲，我還是堅持上班到春節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本以為，我的職業攝影生涯將會定格在那一天。從此，攝影於我，沒有任務，只是愛好。

直到1月23日宣佈離漢通道關閉，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性。北京的管控一天比一天嚴。雖然行動還算自由，可人是社交的動物，當無處可去的時候，自由也失去了意義。我除了隔一天給患重病的老母親送一次飯外，基本上憋在家裏。

198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新華社攝影部，37年了，從來沒有離開過攝影。如果從高中時期接觸攝影算起，年頭更長了，積壓了太多老照片要整理。早開始的兩部書稿，終於有時間延續，但是這個過程一點都沒有帶給我樂趣。白天總是東磨西蹭，直到午夜才能靜下心來開始幹活，常常上床時已快天亮，一覺睡到中午，生物鐘完全亂掉了。

2月19日中午11點多，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李舸打來電話的時候，我睡得正香。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去不去武漢？本來迷迷糊糊的我一下清醒起來。他解釋，中央指導組宣傳組要求中國攝影家協會組建攝影小分隊赴武漢。我心想

總要先和家裏人打個招呼吧，就說：「容我考慮一刻鐘吧。」他回：「你考慮一下午都行，千萬不用勉強。」得了，既然這麼說還考慮什麼呀，我說：「去！」

放下電話，在一旁的妻子問，你要去武漢？嗯。我沒有多說，她也沒有多問。這麼多年，她已經習慣了。丈母娘聽說我要去武漢，說：「你去那兒幹什麼？街上都沒人的。」她是武漢人，剛剛做過手術，去年 12 月份來北京養病。其實，具體做什麼，多長時間，我也不清楚。我只說了一句「有工作」，就去整理器材了。

與李舸相識應該有 20 多年了，多次一起並肩戰鬥，巧的是還經常被分在一個房間。2007 年 7 月淮河流域發大洪水，我們手拉手在洪水中前行的情景，我一直都記得。過去當記者，總覺得全世界發生的事情都和自己有關係，衝在一線責無旁貸。自從我調任中國攝影家協會，他當了主席，我們之間的聯繫反而更多了，一起策劃實施了不少活動。但是重返一線採訪，我再沒有奢望過。他第一時間能想起我，可能是覺得我的油箱裏還有油。我能做的，就是用努力來回報信任。

協會派車先接李舸，路過我家時捎上我。李舸主席見到我妻子，帶著歉意說，不好意思啊。當攝影記者，對家庭總有虧欠之情。但是，我們都記得戰地記者的那句名言「如果你不能制止戰爭，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同樣的，我們希望世間永遠沒有災難，但這只能是個美好的願望。我們能做的是，到一線去，把真相告訴大家。能置身世界矚目的



圖上 | 列車液晶屏顯示「武漢不足 10 公里」

圖中 | 2007 年 7 月 11 日，安徽省潁上縣，李舸（前）與作者（中）在洪水中採訪（陳曄華 攝）

圖下 | 昕昕在北京途經武漢的列車上

時間和空間交匯的那個點——武漢，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幸運。攝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有機會見到不同的風景，走進陌生人的生活。

同行的還有中國攝影報社的副總編輯柴選、中國攝協網站的編輯陳黎明，後來影像中國網的主編曹旭也從北京趕來增援。從攝協出發的時候，我只帶了一個小小的旅行箱和雙肩包，裏面裝的大部分是攝影器材，甚至口罩也只有臉上戴的一個。協會的同事們想得真周到，在半天內準備了各種物品，塞滿兩個大箱子。協會領導和值班的同事們，為我們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歡送儀式，並且把我們一直送到車站，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

在火車上遇到光明網圖片事業部總監季春紅和他的兩位同事。除此之外，車廂裏的旅客就所剩無幾了。同車廂一個叫昕昕的8歲女孩，兩個月前被外公、外婆帶著到北京練習花樣滑冰，武漢封城後滯留北京。我想，這次回到武漢，她面對的將是不一樣的武漢，不一樣的生活。

我雖然是武漢女婿，但武漢去得並不多。記得有一年春節妻子回武漢過年，我因為初一要值班，她氣鼓鼓地自己走了。想想確實有些年頭沒去武漢了，大過年的不想惹老婆生氣，就買了初二的火車票，上車前才告訴她。第二天出站時接到她的電話：「我們在出站口，你是買的7點到站那趟車嗎？」我：「沒錯啊！」她：「你的票是買到哪裏的？」我：「武昌啊！」她：「你難道連丈母娘住在漢口都不知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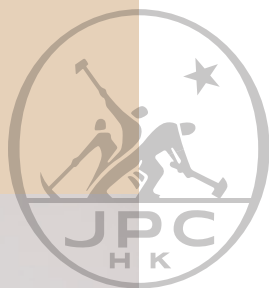
去年在武漢講課，飛機遇暴雨取消。我只好自己訂了第

二天的高鐵票，武漢站、武昌站、漢口站……心裏盤算半天，結果還是去錯了車站，要怪就怪自己丈母娘家去的少。大武漢，大武漢，全國能稱「大」的城市一共也沒幾個吧。我從沒想到，會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來到這座對我來說仍然陌生的城市，更無法想像出將會面臨什麼。

武漢站到了。接站的工作人員上車後，先把汽車前後車窗打開，涼風打在臉上。街上見不到行人和車輛，我能想到的一個詞是「肅殺」。



那束微光，是愛的力量
和生的希望，提燈
精神就是希望之源。



北京醫院國家醫療隊醫護人員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穿戴防護裝備

抵達武漢當晚，放下行李後，我們就趕去參加中央指導組宣傳組召集的會議。參會的還有當地宣傳部、文聯、攝協、媒體的負責人。此行的任務明確下來：要迅速組織攝影人為援鄂醫療隊的白衣天使拍攝肖像，4萬多醫務人員全覆蓋，這是攝影史上難尋先例的工程。不知道這些肖像將來怎麼利用，我希望能建一堵英雄牆，讓人們永遠記住他們。

有人說，在武漢會遇到很多新朋友，但是將來再見到時，可能還是不認識，因為大家都戴著口罩。當天會後到戶外抽煙摘下口罩，才發現剛才好幾個一起開會的是老朋友。湖北攝協的楊發維主席也認識多年了，他要組織武漢本地的攝影師參與拍攝，壓力很大。對於我們這些職業攝影記者來說，衝上一線是本分；而對於攝影愛好者來說，這並不是必須承擔的職責，尤其是在他們目睹了親朋好友感染甚至離去的時候依然挺身而出，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第二天，我們先後來到華科技大學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一共有30多支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隊在這兩家醫院工作，收治的大部分是重症患者。我們的任務是對接、採點、試拍，為後續正式拍攝作準備。見到了各支醫療隊的負責人，他們都很支持我們的工作。

我們4人分成兩個小組，我和陳黎明結伴。計劃是先拍攝湘雅二院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拍攝地點定在他們穿戴防護裝備的小房間，他們要經過13道流程，感控人員嚴格檢查之後，再穿過5道隔離門，才能進入污染區。

為了不影響醫護人員的工作，我們只能利用他們交接班



圖上 | 北京醫院國家醫療隊的醫護人員在吃工作餐

圖下 | 李蘭娟院士在國家醫療隊指揮中心通過網絡視頻指導一線醫務人員診療

圖右 | 陝西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隊員合影

